

# 我的父亲母亲

□北北

傍晚时分，母亲发来一张照片，是老家的外墙以及父亲穿着白汗衫刷墙的背影。灰色的墙面刷得平整无比。不禁给她发过去一个“赞”。

老家的北墙往年经过风貌改造刷成朝阳初升的浅黄色，但经不住岁月和海边的风雨侵蚀，早已斑驳，墙面还有些渗水。这不，父亲用我自购的补漏油漆让“旧貌焕新颜”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刷完了，效果还挺不错。父亲的语气里带着些小骄傲：“村里的油漆匠人来看过，说这样下去，他要下岗了！”确实不错，下一步的外墙乳胶漆还得要父亲露一手。

父亲的动手能力一直不错，屋边母亲自留地的围墙也是父亲垒的，还收集了旧时用剩下的大缸小瓮做了个小景，居然也吸引游客过来拍照打卡。据父亲说，他少年时也是学过泥水匠的，只是从我记事起，父亲就是个渔民，留着硬直的头发胡子，带着一身腥咸。小时候也偶尔跟着母亲去码头等船拢洋，叔伯几个都在一条船上，他们一个个穿着脏兮兮的连体雨裤卸货，母亲和嬷嬷、婶婶会用一种抽绳结的方法确定谁家分多少货。母亲时常提及，父亲当渔民并没有赚钱，也比较辛苦。反正等我上小学二、三年级的时候，父亲和母亲就开始了新的行当——养鸡。

母亲是农民出身，办养鸡场这个想法是她的。先是在家里，单独辟出一间一楼的房间，开始孵小鸡。我只记得，那房里特别暖和，闪着黄光的灯一直亮着，门帘是用厚厚的棉布做的，一群长着黄色绒毛的鸡仔把屋子挤得满满当当，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。

如果我半夜醒来发现母亲不在我身边，她绝对就在那个房间里看小鸡。小时候农村没有路灯，天特别黑，醒了之后也不敢开灯，就摸索着找到门，然后从台阶一格一格坐下去到一楼，穿过更加黑的堂屋，去小鸡房找母亲，这绝对是幼年最可怕的记忆。

再后来，父母亲就到山里找了一个废弃的校舍，开始集中笼养白羽鸡。那时的我寄养在奶奶家，常常在周末翻越高高的山岗，去和他们团聚。小时候的我个子又矮又胖，父亲或者母亲会在山岗顶上等着我，母亲说只要看一个肉球慢慢地移动上来，就知道是我来了。

而那时最幸福的事，莫过于吃上一碗母亲用鸡汤烧的米饭。米粒被鸡汤的油脂浸润得饱满发亮，散发着独特的香味，让人一再添饭。再有开心的事大概就是去鸡舍捡鸡蛋。母亲做的鸡笼有独特的设计，鸡蛋会从笼子里滚出来留在蛋栏里，我就负责把它捡起来存在一个大竹筐里，父亲会担着新鲜的鸡蛋下山去村里叫卖。

然后父母顺理成章地开起了熟食档，应该是当时村里唯一一家熟食档。母亲负责烹煮，父亲负责出摊。每次放学，我就去等父亲收摊，因为在那里可能会获得一个热乎入味的茶叶蛋，或者父亲买的水果，这便是一天最愉快的时候了。那时候生意做得不错，家境也好转起来。但好景不长，竞争对手从外地贩卖的熟食比本地的便宜，生意便淡了。父亲的个性又帮不相干的人承担了债务，突然之间好像家里的境况变得艰难起来。

在我的印象里，父母亲仿佛是体验三百六十行一般换着他们的营生，也是靠着勤劳把我和兄长供养大。

他们开过干洗店、养过珍珠熊。父亲做过水泥生意，差点把自己搞成尘肺；和朋友拼做歌舞厅生意，为了跑下一张营业执照没少花心血，却局限于村里市场后劲不足，最后还是免不了关门大吉。再后来，父亲又撑过小港机船，在几个就近的码头帮人装卸货物。节假日回家的时候，看他把船停在港口，又划着小艇上岸来的样子，总觉得生活对于他的磨练已经够多了。小船停运之后，父亲还是不停歇，开始做起桶装煤气的运输……母亲则勤于耕种，房前屋后自不必说，还跑去开辟山里的荒地，改良土壤，四季都种上瓜果蔬菜。或许是她好学，或许是她早年的农耕经验，她种出来的作物总是比别人的好，邻居们也隔三岔五地来让她分享小苗，她也乐于如此，不断扩大自己的耕种版图，直至前几年身体不好，才稍微分了些土地出去。

我的父亲母亲都是勤勤恳恳忙碌一辈子的普通人，他们努力为我们的美好生活打拼。他们的劳作，并没有为家庭带来多大的财富与成功，却是他们一生劳动不息的诠释。父亲在两年前又接了新工作，按他的说法是当起了乡村美容师，就是环卫工人。他来问我，女儿，村里人说做这个事情会给你们儿女丢脸，你看我要不要去做？我说，去！不偷不抢，劳动最光荣！

致敬我平凡普通的父亲母亲，以及，所有辛勤付出的父母辈。

# 藏在文字里的孝心

□杨应和

父亲有每天阅读报纸的好习惯，多年来一直不变。只是父亲的视力越来越差，看报纸越来越吃力，我劝他不要再看了，他也不听，而是把老花镜改为放大镜，饶有滋味地继续看，特别是报纸副刊版面上的精美短文。老家的小隔间塞满了报纸和杂志，父亲按照年月日有条理地摆放整齐，长年累月积累下来，那间小屋都快挤满了，来回走动都不方便。我曾经提议把这些旧报刊卖掉，父亲听后狠狠地瞪了我一眼。

父母一直在乡下的老屋里居住，我使出各种办法让他们来城里住，倔强的父亲偏不答应。还是我的儿子管用，他在电话中说想念爷爷的时候，父亲才过来住一天安慰孙子，而第二天早上就急匆匆返回老家，我和妻子极力劝留也没用。父亲说：“你妈身体不好，我要回去照顾你妈，还有老家的那些田地和鸡鸭。”

父亲是退休教师，退休工资很高，母亲也拿着不错的退休工资，他们根本不愁没钱用。我劝辛苦了一辈子的父母不要再种那些田地以及养那些鸡鸭了。谁知父亲说：“流水不腐，户枢不蠹。从小劳累惯了，停顿下来反而会闲出病来。”于是，他们每年收获的水稻、蔬菜、鸡鸭蛋，总是往我家里送。

一日，我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。一向理性稳重的父亲话语中异常激

动，又带着疑惑问我：“今天报纸上刊登了一篇文章，作者与你同名同姓，是不是你写的啊？”父亲这么怀疑我是有道理的，我学的是理科，而且对写作一直感到头疼，更不要说能把文字变成铅字发表在报纸上了。我对父亲说：“工作之余，偶尔写写。有好多不成熟的地方，需要父亲指导呢。”父亲当即同意。

随后，我把电脑里待修改的文章用大字号打印出来给父亲看。父亲像当年批改他的学生作业一样，在草稿纸上用红笔进行了“批示”，并提出了很多有用的建议。儿子还把爷爷批改的文章读得声情并茂。父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：“写文章，不要追求发表的量多，而要追求一篇比一篇的质量高，这才是对写作的真正热爱，有助于你写作水平的提升。”

之后，我的文章能够在报纸上发表，离不开父亲的鼓励和支持。为了让父亲多来我家团聚，我一有空就抓紧写文章。父亲早年从南师大中文系毕业，又有着多年中学语文执教的经验，在写作方面自然有发言权。

但父亲哪里知道，我当初对父亲的投其所好，初衷是想让他闲下来和儿子、孙子享受天伦之乐，便于我们更好地对长辈行孝。想不到，文字在这里不仅是传递思想的工具，还成为连接三代人的情感纽带，更让我实现了孝心与文学梦想的意外融合。

# 与父亲共情

□郑凌红

一个人，要经过多久才能成为另一个人。这些年，我开始努力理解父亲。

他当过兵，和爷爷一样。在村里，大众的眼光里和嘴里，父亲和大伯是他们父亲母亲疼爱下的“好命人”，似乎大半辈子没吃过多少苦，没有生活的波澜，都在父母的庇护下。父亲种过树苗，当过兵，退伍后在本地的木材检查站工作过，后面国家有新政策出来，补交了一些钱，享受了退休金，也不算高。

我知道，父亲是在两种境界之间游离的人。有时候，太自信；有时候，又太自卑。这点，我想我是像他的。

渐渐理解了父亲。尤其是随着自己当父亲的年数越来越多，看到了父亲不论是身体上还是思想上的变化。身体上的变化是，头发越来越少，白头发越来越多，曾经伟岸的背也慢慢弯了下来，眼神也不再犀利，有时候甚至不敢直视于我。他睡的时间也变得很早，冬天晚上6点多，夏天晚上8点多。大概是因为寂寞吧，因为能聊得来的人越来越少，邻居也睡得早，串门也变得和很多年前不一样。

我知道摄像头的另一端，父亲是寂寞的，也是有心事的。他不像母亲那样，晚上容易入睡。他也不像大伯那样，喜欢聊天，喜欢和别人分享自己的心情，以

及经历过的人和事。他也不会有事没事打我电话，尽管我在摄像头里时常看到他，会看一看手机。那里面，肯定有希望我打过去的期待。只是，我的这种看似简单的拨打和寥寥数语，也变得像陈年的头发一样稀少。

有时候，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了。也许是年岁增长，已至不惑。也许是自己的心事也多起来了，有了一些迷惑。比如自我成长，比如对文字的钟爱。可是，我又怕文字的认可是漫长而欲言又止的，没有足够的亮度提醒我一直走下去。

有人说，黎明就在夜的最深处。我所想的，父亲应该也知道一些，或者看透了我的心思，他也不会说。我出的新书放在老家，我想他一定翻过。他只想安静地做一个观众吧，让我朝着自己的路走下去，开心就好，自然就好。

想起很多年前，父亲骑着自行车带我到镇上的小学参加作文竞赛的情景，清晰如昨，美妙如梦。得奖后，父亲在路边烧了一碗粉干，作为奖励，他一直看着我吃。当时的表情和话语仿佛就在昨天，回想时，眼中渐渐含满清泪。

